

DOI: 10.14092/j.cnki.cn11-3956/c.2024.02.029

●教育理论与实践

大学二级学院的权力结构及其配置路径

——基于资源的教育依附性的视角

梁淑红

(华北电力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北京 102206)

摘要:资源是大学二级学院权力结构和权力配置的逻辑起点,大学的资源除了具有自身的专属特性外,还蕴含着一定的教育性,不同资源的教育依附性各不相同。大学二级学院的权力结构是以政治权力为轴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相互平行、运行方向相反、权力强度反向加强的双螺旋结构。从权力的纵向配置和横向配置的维度,本文提出,大学与二级学院的权力配置应该遵循战略合作与协议授权原则,二级学院内部的权力配置应该是以学术性权力为核心的一系列同心圆决策模式。

关键词:资源;教育依附性;二级学院;权力结构;权力配置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03(2024)02-0117-08

大学作为一个学术性组织,按照伯顿·克拉克的观点,本质上是一个围绕学科和行政单位构建的矩阵式组织。这种矩阵式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体用不一致”的特点,即其组织活动的内容是以知识的生产、传递、转化和创新为目的,但是从大学的管理建制上,却遵循政府行政机构的科层管理模式。行政机构遵循的指挥链和统一命令原则与学术探索活动的自由、开放和不确定的特性组合在一起,就对权力的合理配置提出了挑战。如何实现大学内部权力在不同层级、不同主体之间的合理配置,创建一个边界清晰、秩序井然的权力配置体系,是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重要课题。

一、问题的提出

大学是个复杂的学术共同体,既有学生、家长、教师、学院、学校、校友、企业等多种利益相关者并存,又有人、财、物和学科多种资源复杂交织,由此产生了多种权力关系,既有学校与学院、学院与基层教师之间垂直的纵向权力,也有某一层级的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等不同权力之间的横向的交融、纠缠以及牵制。不同的权力结构体现着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也决定着大学与

收稿日期:2023-07-04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放管服”背景下首都高校二级学院的权力配置与监管研究(19JYB007)。

作者简介:梁淑红,女,华北电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大学治理。

学院的治理方式,为此,学界对大学内部权力的研究过程中,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

关于大学二级学院权力的划分,是以界定大学与二级学院的相互关系为前提的。在大学与二级学院的关系方面,刘献君认为,学校发展规划的制订,发展中重大问题的决策,资源配置,组织结构和制度的确立,中层以上干部的配备等,权力在学校。专业设置、人员聘任、职务晋升、收入分配等方面,学校应将部分权力下放给院(系)。课程设置、教学安排、学术活动、评价与考核等,应该由院(系)自主决定。在此基础上,刘献君把大学内部运行的系统分为党组织系统、行政系统、学术系统、社群系统,相应地,它们分别具有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体力。^[1]这种划分方法依据大学主要的业务系统进行权力划分,清晰界定了大学内部四个不同的运行系统、四类不同的利益主体及其对应的权力。张德祥等人从高校权力纵横结合的角度,提出了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的“三权力-五要素-三层级-五大事务流”模型。他认为,高校内部是一个以党委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为核心的多元权力结构。无论高校内部的党委权力、行政权力抑或是学术权力等,都要受到“权责、程序、透明、监控、问责”五个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要素的规约。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以高校内部治理结构为载体,体现在三个组织治理层级,即高校的学校层级、职能部门、院系层级,集中体现在以干部人事、招生工作、基础建设、物资采购、科研经费为核心的重大事务流为风险防控要点的权力场域。^[2]胡建华认为,学院的主要权限包括教育权、人事权、管理权。教育权由制定课程与决定学位授予组成,人事权针对学院内部成员,管理权保障学院的正常运转。学院的学术机构性质决定了学院应拥有的权限首先是与学术直接相关的,譬如依据学术判断招录学生、决定传授知识的内容与过程、评价学生学习成果、选任教师、组建基层学术组织等。其次,学院应拥有的权限还包括与学术间接相关的。此外,学院还应拥有学术活动管理、学术活动保障等方面的自主权。^[3]迟景明等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认为党委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在学院人事、财务、教学、科研等日常各项事务决策中,为了各自的利益诉求在学院内部产生权力或利益的让渡与交换,并逐渐演化为学院层面的权力关系运行的基础。^[4]周青等认为学院可拥有的主要是支配权,分为组织设计、资源使用、制度设计三大类14项权力。^[5]闫建璋等通过对我国高校二级学院内部治理中的权力互动机制及其现实困境的深入探析,将学院治理模式概括为三种类型,即行政主导治理模式、学术引领治理模式和党政联合治理模式。他认为行政主导和党政联合模式为我国大学二级学院的主流治理模式,学术引领模式比较小众。^[6]

上述研究成果从校院关系、权力的相关利益群体、权力的运行与监督、权力的类型与内容等不同的视角深入探讨了大学二级学院的权力,也涉及到校院权力的纵向划分边界以及学院内部权力横向划分的方法,有助于我们客观认识和把握大学内部权力的本质,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学院权力配置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教育治理实践中遵循的问题逻辑决定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往往是相互交叉重叠在一起的,很难把一件事情截然区分为学术性事务还是行政性事务,也很难确定是由学术权力决策还是行政权力决策。比如引进一位高层次人才,既需要考察其学术造诣和学术发展潜力,同时也需要合理权衡引进人才所需要的成本,包括薪酬、学术资源的支持以及其他物质条件。所以引进一位高层次人才,到底是学术事务还是行政事务,或是哪一方面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此在实践中,面对行政权力与生俱来的天然优势,学术权力明显式微,行政权力挤兑学术权力的情况并不鲜见。因此,如果说二级学院的权力配置是学院治理的关键,那么,明确什么样的事情由什么样的人来决策,实现事、权匹配,确保各种权力各安其位、各行其责,就是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资源的教育依附性与大学二级学院的权力

资源是开展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所有的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都离不开资源的控制、支配和运用。大学的生存和发展也同样离不开资源的支撑、带动甚至是引领。资源配置是权力的基础,权力配置的实质就是遵循一定的规则,让什么样的人控制哪些资源、如何支配资源。

(一) 资源是大学二级学院权力的逻辑起点

资源即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来源,从内容上看,既包括自然资源、财富等物质资源,又包括社会关系网络、知识与信息、文化与符号等非物质资源。大学的资源配置是指一切用于大学改革发展运行的资源的合理分配,主要指政府掌握调控的公共性社会资源,既涉及到人、财、物等一般性社会资源,可以称为有形资源,同时也包括高等教育内部专有的特殊资源,如招生权、学位授予权、教师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权、重点学科点建设等,称之为无形资源。^[7]传统观点认为,资源是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资源的迭代升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认识资源的巨大能量。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拥有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可以转化为独特的能力,这种能力不可流动且难以在企业间复制,并构成奇特权力的来源和持久竞争优势的源泉,进而形成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和相互间的差异。^[8]

大学二级学院作为一个组织,同样把资源的高效利用置于核心地位。大学实施教学、科研和各种社会服务活动,都离不开资源。同时随着知识、信息、技术等无形资源在大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资源的控制和配置既成为影响大学提高综合实力的关键因素,同时也对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打破原有的利益平衡形成新的诱致性原因,因此,资源与权力的关系就愈加密切。那么,权力与资源之间的关系该如何理解呢?我们可以从关于权力的内涵中获得启示。权力是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法理学等很多学科领域研究的关键概念,虽然各领域的学者都对权力进行了不同的界定,但是,普遍的观点认为“权力”就是一种影响力,是权力主体拥有控制权力客体的能力或可能性,后者不论愿意与否都将服从。^①概言之,权力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体现出的影响他人如何思考、感受、行动或信任的能力,而这种影响能力就是通过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实现的。可以说,在社会系统中,资源与权力如影相随,密切相关。美国赋权研究小组认为:“赋权就是有意识地通过‘互相尊重、批判性反应、关怀与团体参与’等过程,让缺乏平等分享资源的人获得更多的接近与控制资源。”^[9]从心理学的个体动机角度来看,赋权是“赋能”,是通过满足个体内在发展需求,控制资源分配,以提高个体效能,增强个体实现目标的动机。由此不难得出,资源是权力实施的介质,权力的本质在于掌握可以造成差异化的资源,通过给别人制造差异,对他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如果没有充分的资源获取,个体是不可能对环境施加影响的,便是处在一种无权的状态。大学二级学院是集教学、科研为一体的学术基层单位,汇聚着党组织、行政管理者、教师学者、学生等利益相关者,由于各种资源在单位内部分布的有限性和不平衡性,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①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权力”在最低限度上是指一个行为者或者机构影响其他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和行为的能力。托马斯·戴伊认为权力不过是担任某种职务的人在作决定时所具有的能力或潜力。罗伯特·A·达尔认为权力是指通过不同手段尤其是强制手段对他人产生的一种影响力。管理学者通常把“权力”描述为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指处在某个管理岗位上的人对整个组织或所辖单位与人员的一种影响力。心理学认为权力是在个人或集团的双方或多方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或价值冲突形势下执行的强制性的控制。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权力是特定社会组织对其成员进行指挥、协调、管理、约束的合法支配力。

组织或群体掌握的资源必然是不平等的,他们动员资源的能力也存在显著差异,那些占有更多资源、动员更多资源的行动者无疑拥有更大的优势,更可能影响、支配其他社会成员。为此,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就会千方百计掌握资源配置的话语权。由此可见,资源是权力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基础,也是权力能够发挥效力的主要根源。

(二) 对资源的把控构成了大学二级学院的权力系统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组织结构中充满了各种权力,各类人员在组织中的不同地位,决定了这类人群在权力结构中的等级。在大学里,“教师的选聘通常仍是基层的特权,因而就受到教授们集体统治的强烈影响,预算决策日益被提到上层,因此就比以往更受政府官僚和政治势力的影响。由此可见,即使比较简单的层次分析也能使我们认识学术控制中的等级转化;不同的组织层次不仅有不同的职能,而且还有不同的决策类型,并且把决策交给不同类型的权力。”^[10]大学的二级学院,是根据教学和科研目标,在某种学科的范畴内组建的学术共同体。在这个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治理特征的制度框架内,存在多个系统:一是政治系统,即以学院党委为核心的遍布基层的党组织系统,它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权在大学内部组织层面的延伸,体现国家意志对大学及其二级学院的影响和控制。我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国共产党普通高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对学校党委、基层党组织(学院党委)在学校中的权力性质、范围等作了进一步细致的规定,这些都赋予了党委在学院治理中的政治功能和政治责任。政治系统的利益诉求是确保党对大学及其二级学院的坚强领导,保证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等各项工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对学校各项工作具有全局性和统领性作用,主要对党建思政、干部任用等方面的资源进行控制。二是行政系统。行政系统是政府官僚体制在大学内部组织结构中的延伸和复制,是以校长为代表的学校各级主要行政负责人组成的等级分明、职责明确的管理系统,通过科层制度和自上而下的命令和指挥链,形成对学校的人财物等资源进行控制的系统。其利益诉求是通过合理配置人、财、物和学科等各类资源,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确保大学和各个学院的目标如期实现。三是学术系统。学术系统是由广泛存在于大学各个层级的专家、学者、教授以及广大的基层教师组成的学术力量。他们拥有本专业的知识技能,遵守本专业领域的学术规范和思维范式,具有判断、评估、预见本专业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的专业能力,把控着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资源,比如对专业发展水平和阶段的判断,专业未来发展趋势和发展重心的预判、对学术成果价值的评估、对本专业学者的学术水平和能力的评议以及在教育教学中自主使用和支配教学资源的权力等。因此,根据利益相关者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大学的二级学院内部就形成了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并存的权力格局,三种权力系统在不同的资源配置中占有相应的话语权。

(三) 资源的教育依附性是决定大学内部权力配置的关键

大学既有有形资源,又有无形资源,两者同等重要,没有有形资源,大学就失去了存在发展的物质基础,无形资产的价值也就失去了实现的基础;没有无形资源,大学就没有社会承认的教育身份,失去了有别于其他组织的内在特性。有形资源如果没有教育价值的依附就不能顺利转化为教育资源或办学资源。因此,大学的任何一种资源都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资源作为一种普遍的生产资料,具有资源本身特有的、区别于其他事物的专属特性,遵循本领域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作为大学开展教学和学术活动的生产资料,还需要依据教育活动的发展规律运行,也就是说,这些生产资料在其自身的专属特性之外都额外附着了一定的教育价值和学术价值,一旦离开了教育价值和

学术价值,这种资源就与其他组织机构的资源没有区别,这就是大学资源的教育依附性。但是,大学不同类别的资源所依附的教育价值并不是均等的,而是依据与教育活动的紧密程度而体现出差异。比如,教育经费在支撑教育教学和科研活动中体现出了一定的教育性,但是,经费预算、收支平衡、财务报销等流程要更多地遵循财务管理的专业规律,财务与教育活动本身的相关性并不密切,教育性体现为一种外部规制。相反,教师的考核却是一种与学术密切相关的活动,教育性渗透在教师考核的方方面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理,学科和专业也是一种资源,它作为教师和学生开展工作和学习的载体,也是教育性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源。

依据资源配置的教育依附性和专业性原则,与教育和学术越紧密的事务就越需要学术力量来决策,相反,与教育和学术越不紧密的就越倾向于资源本身的专业性,就这样,大学资源配置的主体就会在学术力量、行政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间来回切换。“当面对那些具有高度复杂性、专业性、不确定性的学术事务时需要交由具备相应学术行为能力的学者负责,减少行政权力的不当干预;而当面对那些专业性不强而又涉及不同学科学者的切身利益的学术事务时,就需要从效率和公平出发,充分利用行政权力的优势。”^[14]比如高校的财务资源,其蕴含的教育价值就低于课程专业设置,对财务资源的配置要更多地关注财务预算、风险管控以及收支平衡等方面,而对于课程专业的设置,则离不开从事本专业领域的教授学者专家和一线教师对专业方向的确定、专业发展前景的预判、专业课程的编排等。因此,从学校到二级学院,并不完全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度决策,而是存在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决策路径,决策重心的漂移与资源的教育依附性密切相关,部分资源依据附着的教育价值从小到大自上而下进行决策,而另一部分资源则依据附着的教育价值从大到小自下而上决策,这样就形成了两种决策路径,一部分资源的决策权在学校层面聚集,而另一部分资源的决策权则在二级学院,甚至在教研室或研究中心。

三、大学二级学院的双螺旋权力结构

双螺旋结构是生物结构中常见的基本单元,其基本特点是两条 DNA 互补链出现反向平行的特征,即两条 DNA 单链相互平行,但是方向相反,共同围绕一个轴心向右旋转。双螺旋结构模型能够很好地表征大学二级学院中的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不同力量的运行方向以及相互协同相互影响的作用机理。

政治权力是大学及其二级学院的核心权力,对大学所有的工作具有统领作用,作为双螺旋结构的轴心自上而下一以贯之,确保大学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也对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起着监督和制约的作用。高校特有的学术权力是第一条主链,遵循自由、个性化和相对无序的运行机制,它蕴藏在大学教学科研的最基层,对各类学术活动具有专业决策能力,呈现出自上而下逐级强化的矢量下延特征。由于学术性是内嵌于大学事务中的核心特征,所以学术权力在学术事务中占有主导话语权。行政权力是第二条主链,遵循科层制运行机制,强调等级和服从,呈现出自下而上逐级强化的矢量上延特征。行政事务以服务学术事务为目的,居于次要地位。于是就形成了以政治权力为轴心,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相互平行、作用路径方向相反、权力强度反向增强的权力结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作为双螺旋的两条单链,分别呈现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矢量特征。

根据双螺旋权力结构模型,行政事务的决策权按照大学——学院自上而下的行政序列逐级减弱,而学术事务的决策权则随着大学——学院自上而下的行政序列逐级增强。越到大学组织结构的底端,学术权力就越大,涉及的学术事务越精深和专业。反之,越到大学组织结构的顶端,学术权

力发挥的作用相对变小,覆盖的学术事务偏于宏大和全面。具体而言,在学校—学院—教研室(研究所)三级管理结构中,大学顶层的职能是向外的,开放的,更多地聚焦于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运转、发展和提升,学术事务虽然是大学重要的职能,但是除此之外,大学还要为了组织的生存和竞争而承担更多的政治、行政职能。因此在大学校级层面的权力中,学术权力的专业性、教育依附性体现的比较小。相反,教研室(研究所)作为大学决策层级的第三级,决策的事情仅限于本学科或本专业领域,内容更加琐碎和精细,但是却体现了学术权力更强的专业性和教育依附性。二级学院作为连接学校与基层的中间组织,其职能不能仅限于信息的上传下达和政策的贯彻执行,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办学能动性。根据学院自身情况重新整合学校政策,制定符合学院发展的行动方案。因此,二级学院层面汇聚的政治、学术和行政权力最复杂,权力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也至关重要。

四、大学二级学院权力配置的路径设想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权力的配置分为三种形式,即向上转移、向下转移和向外转移。大学二级学院的权力配置,从行动层级看,涉及学校、二级学院两级行政体系。从空间尺度看,包含学校、职能部门、二级学院等三个空间单元。从行动主体看,在各个层级上均涉及人、财、物、学科等资源的配置。从治理事务看,包含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社会服务、国际化等内容。因此,大学二级学院的权力配置,首先需要向二级学院赋能,权力从大学向二级学院转移,即权力的向下转移或纵向配置,其次是二级学院内部权力从一个中心向多个中心的转移,即权力的向外转移或横向配置,详见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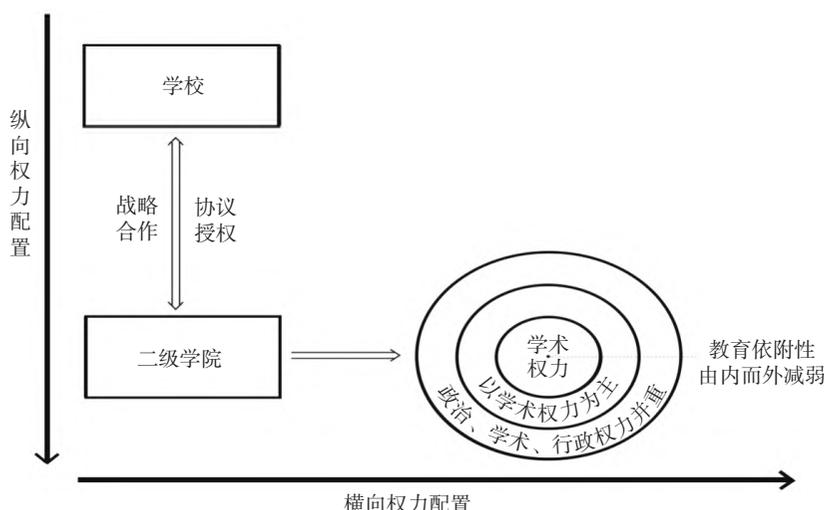


图1 大学二级学院权力配置示意图

(一) 纵向权力配置：遵循战略合作与协议授权原则

随着学院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二级学院作为教学科研实体的内在潜能被重新认识,相对于传统观念中二级学院对大学的完全依赖,新的观点认为,学校发展动力应该要从火车头一个驱动力模式转变成为“动车组驱动模式”,未来的二级学院不再是绿皮火车的每一节车厢,而是若干个能够自我赋能的动力源。在此背景下,学校与二级学院的关系将不再是简单的上下级行政隶属关系,而是

以对组织目标高度认同为前提的紧密型战略同盟关系。“作为紧密型战略同盟,校院之间的责权划分应该是授权方式而非分权方式;校院之间的工作模式应该是协作模式而非指令模式;校院之间的激励方式应该以目标为驱动而非以利益为驱动”。^{[3]5}

一方面,大学与二级学院的战略合作关系表现为双方的职能既相互支撑又各有侧重,前进的方向一致目标却各不相同。大学致力于实现学校整体实力和社会声誉的提升,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建设以及国际化水平等全方位的提升,同时要为二级学院的发展提供基本的办学条件和办学环境,确定学院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二级学院关注的是如何发挥所属学院的合力,培育更多优秀的人才,实现科学研究各项发展指标在国内外学术评价中的迅速提升,双方是一种平等的战略同盟关系。

另一方面,大学与二级学院在工作机制上不再是传统的命令与执行的关系,而是基于功能定位不同、职能各有侧重的相互合作、协议授权的关系。大学与二级学院都是相互独立的个体,对各自的任务目标负责,同时由于两者在资源配置、目标任务确定、考核监督等方面相互牵制,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双方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的协商与博弈关系。学校根据办学定位、学科发展以及实际情况,把经过科学测算的指标、名额、评聘的合格标准或最低条件通过协商的方式赋权给学院,同时共同确定学院应该完成的任务目标。二级学院在有限指标或名额的前提下对所属资源自主决策,确保如期完成任务,因此学院拥有的是学校约束下的对人、财、物、学科等资源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支配权、使用权和组织权。如学校根据上级规定和学校发展实际,在与二级学院充分协商的情况下,确定不同学院的教师编制、职称结构和比例、教师岗位结构和比例、考核的最低标准、奖惩激励的基本条件、人才引进的数量等,学院在各种指标的支配下在学院内部自主进行资源配置。

(二) 横向权力配置: 以学术力量为核心的同心圆决策模式

依据资源的教育依附性原则,不同的资源蕴含的教育性各不相同。在以学术活动为核心的大学二级学院内部,教育性是所有事务的核心特征。因此,在权力配置上,要以教育依附性的强弱决定其权力主体的话语权。

如果把学院事务看作一系列由小到大的同心圆,那么处于同心圆核心的是教育性依附最强的纯学术事务,由于其依附的教育性非常显著,所以学术力量拥有绝对的自主决策权,比如课程设置、教材选择、教学安排,科学研究方向、学生评价与考核等,都是教研室或研究所自主决策的事情,学校没有必要进行干预。毗邻核心圈的外围一层的事务,教育依附性仍然比较显著,学术力量依然占有较大的话语权,但是却需要一定的政治、行政权力的支撑才能实施,比如教师的招聘和引进、考核、职称晋升等,首先要有政治权力的介入,对师德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才能由学术委员会进一步评估其学术潜力和教育教学能力。同时,引进一位优秀人才,除了考察师德和学术能力,还要充分权衡学校或学院能够提供的物质待遇和发展条件,这些又会涉及到财务、资产等行政部门的职能。因此,这些事务的决策权应该以二级学院的学术委员会为主,同时充分吸收学院党委、行政部门的意见。到同心圆的最外层,随着教育依附性逐渐减弱,政治、行政力量在事务决策中的权重就会与学术性力量相当,共同成为决策主体。比如制定学院发展规划、编制财务预算、确定学科布局、制定人才发展战略等,都不是学术群体可以自主决定的事情,应由二级学院党委、行政和学术组织共同决策。

[参考文献]

- [1] 刘献君. 论大学内部权力的制约机制 [J]. 高等教育研究, 2012, 33(03): 1-10.
- [2] 张德祥, 韩梦洁. 权责 程序 透明 监控 问责——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 [J]. 中国高教研究, 2018(01): 28-34.
- [3] 胡建华. 大学内部治理中的校院关系 [J]. 江苏高教, 2021(12): 1-6.
- [4] 迟景明, 任祺, 张弛, 等. 学院治理: 权力关系机理、模型与实证分析 [J]. 江苏高教, 2020(10): 22-28.
- [5] 周青, 崔凯, 周泽兵, 等. 大学校、院二级管理中责权利配置的实证研究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7(12): 29-36.
- [6] 闫建璋, 孙姗姗. 高校二级学院内部治理模式探析——基于权力配置差异的视角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2, 43(03): 123-133.
- [7] 李文长. 高校资源配置模式与绩效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2.
- [8] 赵书松, 赵旭宏, 廖建桥. 组织情景下权力来源的类型、关系与趋势: 一个跨层次分析框架 [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20, 37(01): 6-20+34.
- [9] 刘和海, 潘阳. “以学习者为中心”: 赋权理论视角下的个性化学习实践逻辑 [J]. 中国电化教育, 2018(08): 100-106.
- [10] 约翰·范德格拉夫等编著. 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第二版) [M]. 王承绪, 等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208.
- [11] 李福华. 新时代我国大学治理的基本特征、优势特色及推进路径 [J]. 高等教育研究, 2018, 39(04): 1-7

The Power Structure and Allocation Path of the Colleges in Universities —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Dependence Based on Resources

LIANG Shu-hong

(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 of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 Resources are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power structure and power allocation of the colleges of universities. In addition to its own exclusive characteristics, the resources of a university also contain certain quality of education. Different resources have different educational dependenci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power structure of the colleges of a university is a double helix structure with political power as the axis, academic power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 parallel to each other, operating in opposite directions, and power strength strengthened in reverse. From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mensions of power alloca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power alloc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strategic cooperation and agreement authorization, and the internal power allocation of colleges should be a series of concentric decision models with academic power as the core.

Key words: resources; educational dependence; colleges; power structure; power allocation

(责任编辑: 杜红琴)